

儿童剧可以是献给所有人的礼物

乔燕冰

长的“快消式”演出。另一方面，在脱离儿童认知的成人化叙事，有僵硬的知识灌输和道德说教倾向。低幼和成人两端拉抻的作品看似内涵相悖，本质上源于同一种认知偏差，即对儿童主体价值的认知不到位，忽视了儿童独立、丰富的精神世界，低估了孩童与生俱来的感知力、共情力与思辨潜能。

优秀儿童剧应当尊重不同年龄段孩子的成长规律，兼顾童趣与深刻内涵，让儿童剧面向更广阔的生命体验。比如被誉为“人生第一场戏剧”的《毛毛虫 Momoda》，专为6—18月龄婴幼儿创制，融合听觉、视觉、味觉等多感官元素，为婴幼儿构建一个立体奇幻的世界。舞台的开放，让小

宝宝可以自由爬行、探索，释放天性，同时也让父母与孩子共同度过一段高质量的陪伴时光。长久以来，戏剧审美默认以一定的认知与自控能力为前提条件，低龄儿童被排除在剧场之外。

事实上，一旦打破“戏剧需要看懂”的传统观念，尊重低龄儿童独特的感知方式，通过多维感官刺激，可以实现生命初期的美育启蒙与情绪滋养。此时的儿童剧不再是单纯的观赏对象，而是孩子探索世界、建立情感认知的媒介，也是亲子双向的情感联结与审美共享。

如果说这样的戏剧是将艺术体验的起点向前延伸，那么，聚焦生死、得失等深层生命命题的戏剧创作，则彰显了当代儿童剧的艺术自觉与精神格局。受传统观念影响，生死、离别、孤独等议题往往是儿童剧的“禁区”，过去总是习惯于用理想化的童话叙事，屏蔽成长的复杂。但真实的成长本就伴随着



困惑与失去，单一美好或刻意简化的叙事，难以回应孩童真实的精神诉求。亲子音乐剧《小蝴蝶的妈妈在哪里？》，以一场纯粹动人的寻母之旅，将生命起源、离别、思念与传承等深刻命题娓娓道来。小观众跟随蝶儿的脚步探寻追问，慢慢理解生命的来去与延续；成年观众则在轻盈的叙事中，完成一次对生命的回望与情感的释怀。我是谁、我从何处来、生命终将会去往何处等哲学命题，在童真的舞台语境中自然铺展、温柔落地。

作家加缪曾说过：“不要走在我的后面，因为我可能不会引路；不要走在我的前面，因为我可能不会跟随；请走在我的身边，做我的朋友。”这句话或许恰好契合优质儿童剧的创作内核。好的儿童剧，就像平等的陪伴者，搭建起安全、温柔、包容

的艺术场域，陪伴孩童触摸人生的多元样貌，接纳成长的所有情绪，在潜移默化中完成了生命教育与情感培育。这样的作品尊重孩童的认知节奏，也包容成年人的人生阅历，让不同年龄的观众都有收获。这也正是当下儿童剧一方面细化分龄观剧，一方面追求“全年龄段”创作的内在逻辑。

在技术快速迭代、注意力稀缺的当下，戏剧本身便是一种美好的存在。这个由真实的、即时的、不可复制的表演创造的共同时空，让人与人同悲共欢，实现数字时代格外珍贵的情感联结。从这一角度看，儿童剧的探索革新也是在不断平衡“游戏性”与“仪式感”的深层关系。游戏是儿童的天性，但真正的戏剧游戏绝非浅层嬉闹，而是规则之内的自由创造，是对世界与自我的探索。“仪式感”则指向观众共同创造的情感凝聚力和神圣感。当全家人在剧场中共同挥洒笑与泪时，观演关系便升华为一种共享的生命体验。这也正是“合家欢”市场的文化内核，它追求的是一种跨越代际的共同文本，让不同年龄观众在同一个艺术对象中，各得其所，共情共鸣。

儿童剧的边界拓展，本质上是一场关于“人”的再发现——发现儿童作为完整的人的丰富性，也发现成人心中未曾泯灭的童真。向下，触及生命最初的感知；向上，探求精神成长的无限可能；向内，深耕每一岁年龄的独特宇宙；向外，拥抱所有渴望精神丰盈的心灵。这条探索之路依然漫长，但方向明晰，好的儿童剧，不应仅仅是“儿童”的剧，而应该是献给所有人的礼物。

图①②③分别为儿童剧《花木兰》《毛毛虫 Momoda》《小蝴蝶的妈妈在哪里？》剧照。资料图片

「不争」，成就真正的主角

——评电视剧《主角》

穆海亮

正在热播的电视剧《主角》，讲述忆秦娥从放羊娃成长为秦腔名角的人生历程，展现了古老秦腔的当代命运，以及生命个体在时代洪流中的挣扎、坚守与精神传承。在忆秦娥“励志”经历的背后，蕴含着更深刻的人生哲理：一个从来“不争”的人，如何成为真正的主角。“不争”，不仅是忆秦娥的性格特征，也是秦腔这门艺术的文化底色，甚至还暗合了《主角》这部剧的美学品格。

忆秦娥的“不争”，体现在她的处处被动。从没想过学戏，却被舅舅生拉硬拽进了剧团；在不争演主角，却在老师、同行和观众的托举下，成为舞台上最耀眼的名角。功成名就之后，忆秦娥依然很少主动争取什么，就连情感受挫、名誉受损，她也只是被动应付。然而，忆秦娥的“不争”，并不是软弱，而是一种近乎笨拙的专注；她的被动，也不是随波逐流，而是要把所有精力都用在自己认准的事情上。认准了秦腔，秦腔就成了她的生命；认准了给孩子治病，这就成为她生活的唯一目标。这样一种“一根筋”“认死理”的性格，在舞台上带给她最大的成功，在生活中却带给她最痛的伤害。它又是如此紧密地缠绕在一起：舞台上越辉煌，生活中越坎坷；身体上越千疮百孔，精神上越坚韧顽强，让人无限感慨。被动中的执拗成为忆秦娥身上最独特的力量，“不争的主角”则构成全剧最具思辨意味的张力。

如果说忆秦娥是剧中的叙事主角，那么秦腔则是剧中的精神主角，二者的处境何其相似。在一个流量经济浪潮翻涌、娱乐形式花样翻新的时代，秦腔显得那么寂寞、清冷、不合时宜。但不管怎样，它始终不急不躁、不卑不亢、不奢求波天的流量，不讲究花哨的包装，只有一声声苍凉激越的唱腔，一段段流传已久的故事，固守着数百年来的本色。正是这种“不争”，让秦腔传了下来。正如剧中的宁州剧团、省秦大院，面对繁华喧嚣，难免人心浮动，但有人走就终究还会有人来，有人挤破头往上爬，就终究还会有人像忆秦娥那样，甘愿做一个只会唱戏的“傻子”；像胡三元那样，把鼓敲到人的“麻筋”上；像苟存忠那样，死也要在观众面前喷完最后一口气。城里没着观众，就到乡下去唱；乡下没人听，就在漫天风雪中了着大山唱。在不可阻挡的时代大潮中，正是这种愚拙的坚守，让秦腔始终连通着寻常百姓的氤氲烟火、悲喜人生。

这部表现“不争”的电视剧，其本身也带着同样的气质。在“短平快”铺天盖地的当下，强情节、快节奏、多反转的“爽感叙事”成为不少电视剧的应对之策。《主角》却反其道而行之，不刻意追求紧张激烈、跌宕起伏，而是用慢火细炖的节奏，抽出了生活本来的质地。剧团里的家长里短，社会上的兴衰沉浮，长安城的市井气息，秦岭深处的院落小径，都以细腻、准确甚至颇有电影质感的视听语言呈现出来；秦腔舞台上的唱念做打，得到了专业、流畅、灵动的影视转化。对原著中的悲怆，在剧中改编得更加温情。这种温暖的处理，并非简单地讨好观众，而是对“不争”的另一种诠释——真正有生命力的作品，无需用极致的苦难来赚取眼泪，也无需故作崇高彰显深刻，只需呈现生活的本真，观众就能自然而然地沉浸其中。正如生活中真正的力量，往往源于那些简单而安静的日常。

一个“不争”的人，成了舞台的主角；一门“不争”的艺术，淬炼了数百年的沧桑；一部“不争”的电视剧，在烟火气中实现了艺术的升华。说到底，主角不是“争”出来的，而是“做”出来的，把自己的事情做好，人人都是主角。这或许就是电视剧《主角》带给我们的最质朴的启示。



电视剧《主角》剧照。资料图片

互动有度别“擦边”

辉欢

产品不同，线下演艺最不可替代的就是在场感，而互动更显著拉长了在场感这一长板。无论是演唱会全场合唱、舞台演出观演相和的氛围式互动，还是观众配合完成剧情的沉浸式互动，都能够强化记忆点，让人更有代入感。于是，互动设计成为各大线下演艺打造特色、吸引客流的重要手段。随着近几年文旅经济的蓬勃发展，剧场演出、实景演出的内容供给极大丰富，人们的选择多了，竞争激烈了，为增加看点，一些演出就在互动上剑走偏锋，以满足情绪价值为借口，实则将互动异化为暧昧挑逗和不雅的肢体接触。

当互动靠着“擦边”吸引观众，就有了劣币驱逐良币的风险。比如，起初是个别景区将NPC的暧昧互动作为卖点，在短视频平台发酵后，引发更多景点竞相效仿，形成了负面效应。不仅如此，演出方还鼓励观众将

“擦边”互动环节上传到网上吸引流量。某舞团去年巡演600余场，预计今年场次翻倍、票房飙升，恰恰是在暧昧互动的短视频走红之后。让人不得不怀疑，那些“擦边”动作不是偶然出圈，而是瞄准流量算法的有意设计。

当“擦边”互动内容被切片投放到公开的信息流里，就成为公共文化的一部分，被包括少年儿童在内的大众无差别观看。如今线下演艺创新难，但这不该成为突破底线的借口；网络传播带动演艺市场火爆，但不能以价值失守为代价。互动有度不走歪，要靠内容生产方自我约束，也需要文化管理者和平台方明悉规则、严格监管。

优质的互动老少皆宜、大方得体，表演者与观众能形成真诚共鸣。这条路上已经有先行者了，只是它更慢、更需要耐心，但它一定会更动人、更持久、更受人尊重。

锐见

互动有度不走歪，要靠内容生产方自我约束，也需要文化管理者和平台方明悉规则、严格监管

近日，某舞团的互动视频在社交媒体上频频霸榜。有人认为“氛围感拉满”“情绪价值给足”，但也有人指责其“互动暧昧”“明显擦边”。这并非孤例，从景区NPC（非玩家角色）的过度肢体接触到一些演出精心设计的暧昧桥段，对这种将“擦边”互动视为流量密码的现象，不可任其蔓延。

和电影、电视剧等单向接收的文化

看台人语

漫剧要更重视文化底蕴

据统计，去年AI（人工智能）漫剧整体播放量达700亿；今年全球市场规模有望再创新高。亮眼的数据背后，观众越来越倾向于那些扎根文化传统、又区别于套路模版的新鲜内容，因而“山海经”“封神”“西游”“白蛇”等传统IP，在每日数以万计的作品中脱颖而出。旧故事焕发新生机赢得好评，文化内涵日益得到重视。AI给每个人提供了“画笔”，实现创意的难度降低，这就使创作的重点回到“画什么”本身，对创作者的想象力、审美力与文化底蕴提出了更高的要求。捧出更有看点的情节，更立体的人物，更有趣的故事，对创作者来说是必答题，更是AI漫剧避免“一阵风”的关键。（浙江省台州市 徐畅）

艺海观澜

甲骨文、青花瓷、青铜神树、飞天，这些静置于博物馆和教科书里的文明结晶，正被江苏东海的00后设计师们活化为时尚符号。他们运用掐丝、仿点翠等工艺，将中国传统文化元素凝聚在方寸美甲片上，甫一推出便热销海外。而来自广东潮汕的00后英歌舞团队，将非遗英歌舞与街舞、跑酷等流行文化深度融合，让传统艺术焕发新生，其短视频作品在海外社交平台累计播放数十亿次。很长一段时间里，中华文化国际传播囿于“宏大叙事+符展陈列”，青铜器、建筑、绘画、书法等承载文明根脉的标识往往以展柜展板、历史影像的方式呈现，形式较为单一，亲和力不足。而成长于数字时代与全球化语境下的Z世代，正在创造新的打开方式。他们视野开阔、趣味多元，充满文化自信，擅

长运用新时尚、新技术、新媒介，以充满想象力的审美创意，带动中华文化的跨文化传播。

Z世代重视在日常生活中注入审美趣味，进而展开文化表达。他们擅长将琐碎日常、浪漫爱情、乡愁记忆等身边故事，转化为短视频中的光影、弹幕中的互动、音乐中的旋律，在跨文化传播中消解文化隔阂。新媒体节目《少年客客厅》将文明标识转化为虚拟影像、交互游戏与漫游地图，让中外青年以感性方式触摸历史，通过围炉谈话、品鉴美食、趣味游戏等“轻量化”生活场景，营造亲切的文化交融气氛，拉近了彼此心理距离，又提升了海外青年的参与度，助力形成“国际共创—全球传播”的跨文化新模式。

如果说生活化氛围消解了文化交流的距离感，创造性重构则使文明标识活化的影响更为持久。参照特定的意义系统、文化结构与审美趣味，在保留文明特有属性的基础上进行转译和创新，才能创造出契合当代审美的新形象。如在风靡全球的游戏《原神》中，青年创作团队将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宽袍大袖与现代潮流元素结合，设计角色服饰；

将张家界、桂林、黄龙等中国著名景区，以及凤凰古城、悬空寺等中国传统建筑，融入地图与空间场景设计；把家国天下、天人合一等哲学思想植入剧情与世界观，由此塑造出独具特色的文化意境。

Z世代擅长借助数字技术打造沉浸式展演，让文明标识的体验从被动观看转变为主动参与。敦煌“数字藏经洞”用VR（虚拟现实）技术带观众探索中国古代文献的魅力，黄帝故里“云拜祖”平台让全球华人以虚拟形象、数字分身参与寻根祈福的盛大仪式，无不体现出Z世代群体对沉浸式、体验感的追求。

Z世代以审美创意转译传播文明标识的实践，呈现出崭新的“生活联结—共情传达—技术赋能—创意转化”叙事逻辑，搭建起新的文明互鉴空间。这是代际更迭背景下的，跨文化对话的新形态，也是新一轮全球化语境中，文化生产与消费革新的必然结果。持续释放Z世代的审美创意能量，鼓励激发更多优质创作，在传承与创新的动态平衡中，赋予文明标识新的生命律动，“各美其美，美人之美，美美与共”定会实现。

坚持“两创” 关注新大众文艺

儿童剧的边界拓展，本质上是一场关于“人”的再发现——发现儿童作为完整的人的丰富性，也发现成人心中未曾泯灭的童真

这个“六一”国际儿童节，中国儿童艺术剧院迎来建院70周年。作为70周年展演季的启幕大戏，儿童打击音乐剧《花木兰》日前精彩亮相。剧作以音乐驱动叙事，用节奏张弛精神，富有童趣地讲述木兰从军的经典故事。这里有少年成长，也有家国大义，有流水潺潺的田园牧歌，也有战鼓铿锵的沙场拼杀，无论视听体验还是主旨内涵，都有跨越年龄段的兼容性，让大小朋友都能收获欢乐与感动。响彻耳畔的打击乐，像一个意味深长的隐喻——中国儿童剧，正是在一次次叩击不断拓展艺术边界，在一次次碰撞中探索创造可能。

当下的儿童剧市场，蓬勃发展、生机盎然，但与此同时也呈现出纷繁复杂的创作生态。一方面，亲子消费催生大量主打“互动”“沉浸”“遛娃”的剧场产品。据统计，互动式作品是当下儿童剧票房的最大构成，在2025年剧场演出市场各形式儿童剧票房占比达44%，其中不乏堆砌感官刺激、用简单情节填充时

近年来，国产悬疑剧频频爆款，但也陷入了同质化窠臼。阴冷怀旧的视觉基调、高智商罪犯的精密布局，成了难以挣脱的“标准公式”。形式感越来越足，新鲜感却成了稀缺品。最近热播的《低智商犯罪》则以一种反常规的喜剧姿态闯入观众视野，摘得市场占有率榜首。其勇于打破固有框架的创新意识，为悬疑剧的类型突破提供了一个具有参考价值的样本。

该剧以信息错位带来的一系列巧合为叙事动力，喜感十足。案件的发酵，并非源于缜密的犯罪预谋，而是始于各方的连锁误会。创作者巧妙利用多线程交叉结构，让警察、笨贼、反派三条线索在平行推进中产生滑稽的共振，最终呈现出“过程全错、结果全对”的喜感。这种将严肃悬疑题材与充满幽默的日常生活相嫁接的手法，构成了该剧吸引观众的独特质感。

从类型发展脉络看，《低智商犯罪》是对社会派悬疑叙事范式的一次重构。之前走红的悬疑剧，多将案件作为社会议题的切口，在逻辑链条上刻画人物，再通过多方博弈探讨人性幽微。尤其对原著作者紫金陈来说，他的悬疑小说被改编成影视剧《无证之罪》《隐秘的角落》《沉默的真相》成功破圈，也是因为充分发挥了社会派悬疑叙事精巧缜密的特长，聚焦原生家庭创伤、普通人生活境遇等话题，从而赢得关注。

这一次，创作者大胆摒弃了“爆款公式”，转而汲取喜剧电影基因，构建了一个满是“乐子”和市井烟火气的悬疑时空。这种创作转向，消解了刑侦题材自带的沉重感，也精准回应了当代观众寻求情绪价值、放松解压的心理需求。《低智商犯罪》受到观众喜爱，证明悬疑剧不仅可以是严肃深沉的社会解剖刀，也可以是幽默的寓言。

当然，在任何成熟类型上跨界实验，都伴随着磨合的阵痛。剧集为了追求密集的喜剧效果，一定程度上牺牲了刑侦逻辑的严谨性，部分情节“开挂”般如有神助，使原著冷峻克制的幽默内核有所稀释。但应该看到，形式的通俗并不意味着内涵的浅薄，喜剧同样可以令人回味无穷，让观众在捧腹之余，窥见生活的褶皱与人性的复杂。

文艺创作的活力，往往源于不断尝试带来的边界拓展。本剧价值，不在于给出标准答案，而在于勇敢地迈出差异化的一步。作为产业活力十足、观众青睐有加的大众文艺类型，悬疑剧的探索创新之路，依然很长。



本版责编：任飞帆
本版设计：赵恩汝
wenty@people.cn